



莊稼人關於列寧的故事

賽甫琳娜等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

賽甫琳娜等著

莊稼人關於列寧的故事

曹靖華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Л. Сейфуллина

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校訂

莊稼人關於列寧的故事

原著者	蘇聯 賽甫琳娜等
翻譯者	曹 靖 華
出版者	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二廠 (上海七浦路四七一號)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書號 (696) [VI III 18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45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9/16
1954 年 10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—20100 冊

定價 2.600 元

目次

莊稼人關於列寧的故事.....	П. 賽甫琳娜(一)
犯人.....	П. 賽甫琳娜(八)
和平、麵包與政權.....	А. 亞洛賽夫(六六)
後記.....	(七四)

莊稼人關於列寧的故事

П·賽甫琳娜

有一個很大的，距京城和大城市很遠的縣。那縣並不比外國的一個國家小。那裏有金礦，有黑土壤，有造酒和脂油的作坊，有成羣的山羊、綿羊和著名的奧倫堡省製頭巾的絨毛的母山羊。

這兒的居民是哥薩克人和從丹堡，賓怎，沙拉都，哈爾科夫，葉加德璘史拉夫，沃洛舍，波達夫，達理怯等省遷來的移民。從各地遷來的移民，都有不同的風俗、習慣。並且在沙馬爾河沿岸和曠野裏邊，還星星點點的散佈着謨爾島夫，巴什吉爾和基爾吉茲等民族的村莊和冬屋。

血統不同的人民，有着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：有正教徒，舊教徒，回教徒，猶太教徒，耶穌教徒，福音教徒，清教徒和其餘好多國教以外的祕密的教門。

關於全俄生活的報紙和新聞，都是從奧倫堡省得來的。這些報紙和新聞，只能很快的送到那有電線桿子的大道的車站上，送到礦井上和縣城裏。這座城是木頭建築的。它存在的期

間是從一次大火災以後，重新修築起來，一直到了下次火災的時候。城是很矮的。城裏只有一個鐘樓和停工了的一九一四年修的酒坊的烟筒，高高的聳立着。報紙和新聞，到了這非常荒僻的地方，它的作用也就完全失掉了。田莊和村落，距縣城和通到奧倫堡的單軌鐵路一百多哩遠的荒僻的地方，有些零星的小村落。幾條小徑，彎彎曲曲的從這些田莊和村落，經過曠野，經過深谷，經過山凹和密林，通到那縣城和單軌鐵路的車站上。

每一個村落，每一個田莊，都有自己的信仰，有自己的風俗。雖然他們擔負着很重的賦稅，可是他們不但仍舊不注意全俄的事情，就是本省的事情也不去注意。關於大臣和皇帝，不會有過一個故事和傳說。兵士們在從軍的時候，聽到一點故事，可是不久就又忘掉了。能記得的只是常接觸的土地官，驛舍和村巡。俄德大戰的動員令和二月革命，在那裏就像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石頭一般。

可是一九一八年冬天，布爾什維克所掀起的風暴，猛烈的震動了這個很矮的縣城和整個縣。隨着這震動一起傳來的有一個叫『列寧』的人。

他不但傳到那有電線桿子的大道上，並且還傳到田莊和冬屋裏。

他不但傳到全俄國，並且還傳到全世界上。在這個荒僻的縣裏，流傳着一個故事。我記得最確實，最清楚的一個故事。

這是我在往城裏去的半路上，在一個田莊上聽來的。狂風暴雪的一九一八年的冬天，有一個莊稼人叫米奴舍夫，從一百四十多哩遠的地方往城裏送信的時候，就帶我同他一塊。那時刺骨的寒風和襲人的小雪，逼得我們還不到黃昏的時候就住店了。在一座小茅屋裏，在搖晃的木床上，在喝茶的桌旁的木凳上，有好多住店的旅客。黃昏的時候，莊稼人們的眼睛，都互相張望着。他們見面的時候，都談着糧食的價錢，貨物的缺乏，尤其是談着新的秩序；他們這樣就好像成了一種風氣了。可是等到莊稼人們的髒衣服氣，小屋裏邊擠滿了人的呼吸的炭氣，窒息得把天花板下邊的五根小火把，都閉得朦朦朧朧要熄滅了的時候，有一位老太婆就開口了。她的面孔是枯瘦的，灰白的，頭巾下邊露着蒼白的頭髮，眼睛是無光的，黑色的，她給那些沒有睡着的人們，談着一個關於列寧的故事，列寧和皇帝分人民的故事：

『尼古拉皇帝有一個大將軍，有一次，他的將軍對他說：「天皇陛下，在某國某國出了一個頂有學問，頂有本事的人。不知道他的官級，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他也沒有護照，他的外號叫列寧。」這個人就威嚇着說：「我要去找尼古拉皇帝去，我要去把皇帝的兵士統統都奪過來，把他的將軍，文武官員和尼古拉皇帝自己，統統都粉身碎骨的消滅了。」這時把尼古拉皇帝嚇得頓着脚，手發着抖，大聲叫着：「趕快給那一位不知道他的官級，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沒有護照，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一個人寫信去吧；請他不要拿那些話來攻擊我，來害我，來害我的

將軍和文武官員，這樣，我願把我的半個天下送給他。」這時，那大學問的人跑到皇帝跟前，喘着氣，連忙拿起筆來，給那位列寧寫信道：「那麼，那麼，列寧，你不要拿你那些話來攻擊尼古拉皇帝吧，不用打仗，也不用吵罵，你把尼古拉的半個天下拿去吧。」說話之間，那位不知道官級和姓名，沒有護照，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位的回信就來了。列寧給尼古拉皇帝寫道：「那麼，那麼，尼古拉皇帝，我答應要你那半個天下。不過我要給你立一個我們分配的條約，就是不是按省分的，不是按縣分的，也不是按鎮分的。我贊成同你這樣分，其餘一切條件都不要。尼古拉皇帝，就是請你把一切的白骨頭●都帶去：把將軍，文武官員和他們的一切勳章，一切官級，十字架，肩章，他們的一切貴夫人和闊公子都帶去。把地主老爺和他們的一切財富，一切綢緞和天鵝絨衣服，一切銀器和鍍金器，一切夫人和小寶貝都帶去。把商人和他們的一切貨物，一切銀錢，一切銀行的存款都帶去。把工廠主和他們的一切銀錢，一切機器和一切工廠的財富都帶去。把一切黑骨頭●都給我；就是把一切莊稼人，兵士，工廠的工人和一切無用的廢物。此外把傳種的家畜，草田和耕地都留給我。」尼古拉皇帝把這信看了以

● 俄國的習用語：「白骨頭」代貴族或資產階級。

● 「黑骨頭」代無產階級。

後，喜歡極了，就吩咐自己的將軍和文武官員說：「馬上給那位列寧寫信去吧，就說我完全同意。好一個博學的人！好一個了不起的法寶！把我的一切無數的金庫，一切商人的貨物，一切地主的糧食都不要，沒有一點補助，光把那些黑骨頭拿去，這還算一個什麼博學的人！我們拿着錢可以去雇那些黑骨頭，拿那些錢可以去雇兵士，那麼，我們又要過起那安富尊榮的生活了。」這時，又有好多大學問的人，急忙的到皇帝跟前，揮着筆，給那位列寧寫着關於皇帝同意的信。可是對於這一回可笑的故事，一句話也不提，因為提了恐怕列寧來拿他的法寶去攻擊他。說話之間，列寧就悄悄的來到自己的兵士，莊稼人和工人跟前。皇帝和他的白骨頭已經跑開很遠了。莊稼人，兵士，工人都在面面相顧的時候，來了一個平常的莊家漢，向他們說：「同志們，都好吧！」說着就統統握了手，又大聲說道：「我將來同你們都完全一樣了，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同志。不過你們要聽從我，我是一個很博學的人，並且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同志往壞處教。」這時，兵士們就按着兵士們的規矩說：「絕對服從列寧同志！」工人，市民，讀書人和會手藝的人，也都沒有反對他。可是那些莊稼人們都氣他把賬算錯了，都吵着說：「爲什麼，爲什麼把那些無數的銀錢和財富都不要了。把那些給我們分一分，我們也可以過兩天好日子。」列寧就笑着搖着頭，回答他們說：「不要吵，也不要埋怨，把土地和家畜領去，好好做活去，將來的事情自然就明白了。那些錢一定不夠你們用，因為你們人數太多

了，白骨頭是很少的。可是，我想着那些白骨頭在世界上是會消滅的。不去管這些。不過我還有一句可靠的，對於全世界的黑骨頭有句靠得住的話。我要說了這句話，那麼，白骨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兵士，也找不到工人。大家都會拒絕他們，大家都是我的指揮下行動的。他們在世界上終久不能站穩了，因為他們都是不會做，只會吃的人。」

『說話之間，恰好就照這樣來了。有一個騎馬的人，帶着尼古拉皇帝的信，飛跑着送給列寧。尼古拉皇帝在那信上寫道：「那麼，那麼，列寧，我算上了你的當了。你把那些黑骨頭都領去了，給我留些只會吃不會做的人。我的將軍，我的軍官，都沒有兵士，好像經久不用的馬一樣，只是吃吃喝喝，養得又肥又胖。我的地主老爺們，把他們的糧食都已經吃光了，一切衣服也都穿破了。我的大肚子商人們，因為沒有莊稼人，沒有買主，所以他們的貨物都放着也沒有人買了，我的工廠主把一切機器也都弄壞了，因為他們的本事都是書本上的，沒有實踐，不會用機器。可是黑骨頭的人們，都不受我們的雇傭，都在你的指揮下來抵制我們，都是照你的法寶行動的。把我們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，爲着要重奪回那些黑骨頭，我的將軍和武官，一定要起來和你打仗了。」

『因此，白骨頭和黑骨頭的戰爭就起來了。不過白骨頭的脚步終久是不能站穩的；因為那些將軍和軍官們，只會命令兵士，只會命令軍隊這裏那裏，那裏這裏的調動，可是自己却躲

避着不上前線，因為他們都是懦弱的沒有半點勇氣的人……」

燈滅了。莊稼人們都打起鼾聲來。老太婆睡意朦朧的講着。那枯瘦的，衰老的老太婆，坐在地板上的自己的皮襖上，緩慢而莊嚴的帶着歌聲，好像祈禱似的，說着這可笑而動人故事。這故事的穿插，我記不大清楚了，我記不清楚的是故事的真切的語句，可是語句的性質，語句的內容，語氣的音調，我都記得很清楚。好像現在聽到似的。因此，我才敢把它寫出來。這是在那不知淹沒了多少鼎鼎大名的人物名字的，荒僻得從來不曾有過傳說的縣城裏，莊稼人們第一次的關於一個人叫「列寧」的傳說。

犯人

П·賽甫琳娜

一

在車站上把他捉去了。他是在一個女作生意那裏買吃食東西的。這種家常便飯一般的逮捕，他遇到也是快活的。他瞟着那帶槍的灰衣人就問着：

『往哪帶的，同志：往縣公安局帶呢，往省公安廳帶呢？』

那兵士吐了一口就說道：

『呵，老行手！看你像一切都見識過的。』

帶到縣公安局裏，後來又帶到省公安廳裏了。在省公安廳的司令室內，安穩穩的坐到底下，候着班次。在審問的時候，又從容又快活的回答着。

『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叫格里沙。』

『哪一省的？』司令員厭惡而怠慢的問着。

『遠着的。現在連路也摸不着呢。在伊凡諾夫——渦尼仙省呢。』

『你怎麼來到這西伯利亞呢？』

『西伯利亞算什麼！再這些都到過的。』

說着就大模大樣的環顧着在場的人。

『什麼小鬼從伊凡諾夫——渦尼仙省把你弄來呢？』

他大模大樣的糾正道：

『不是小鬼，是火車把我弄來的。』

紅軍兵士們和那位用鋼筆在紙上噁噁寫着的人都大笑起來，可是他却只狠狠的吐了一口，作爲回答：

『同志們，是火車把我帶來的。是美國人。把彼得堡的孩子們和教員們也都帶來調養來了。是他們的紅十字會帶來的。那不關我的事。一句話說來，是美國人。大概列寧替我們出錢叫他們把我們帶來養活的。可是在這兒又遇着白黨苛爾卡克。有些人前去了，有些死了，我落到孤兒院裏，又跑到鄉裏去了。』

『你在那裏幹什麼？』

『在一個神甫那裏幹活的。你別瞧我瘦。幹起活來挺快呢！』

『呵，你是自願的到苛爾卡克那兒幹活的嗎？』

『幹了一下就跑了。』

『你怎麼自願的去到那裏呢？』

『紅黨來的時候，大家都跑了，我也就跟着跑了。可是誰都不要我，我就報奮勇去了。』

『你爲什麼見紅黨就跑呢？你怕嗎？』

『呵，怕……有什麼可怕？我自己也是紅黨。不過大家都跑了，我也就跑了。』

紅軍兵士們都又哈哈大笑起來。司令員叱着他們，並且吩咐說：

『搜一搜。』

他滿不在乎的叫人搜着。習慣成自然的把兩手舉起來。那枯黃的童年的面孔上，一雙灰色的大眼睛，在快活的閃着光，炯炯的像太陽光輝一般。那飽經飢餓的面孔，滿頭蟲子的蓬亂的頭髮，就像很髒的乾草一般，都弄得不像人樣了。在他身上搜出了好多錢，帶銀夾的紀念像片，一斤茶葉和幾尺布。

『這錢是你在哪弄來的？』

『有些是偷的，有些是作生意賺的。』

『你作什麼生意？』

『賣雪茄烟，烟捲，再不然偷偷摸摸作點什麼三隻手的買賣。』

『呵，狡猾的東西！』司令員說，『你父母在哪裏？』

『爸爸在德國大戰的時候被打死了，媽媽又生了些孩子，把我安置到美國人的火車上，她帶上孩子，又新跟了人，不曉得到哪兒逃荒去了。』

光亮的眼睛，又望着司令員的暗淡的眼光。那位搖着頭本來想說：『倒霉的！』可是格里沙的光亮的眼睛這麼一看，使他的話轉回去了。他笑了一下，搔着下巴說：

『你在苛爾卡克那兒幹什麼？』

『沒幹什麼。報個名就跑了。』

『你是紅黨嗎？』司令員想起來問道。

『紅黨。讓抽口烟吧。』

『抽烟該挨打的！抽你的吧。你多大了？』

『十四了。是格里戈里聖日生的。』

『你還記得你的生日嗎？你幹嗎還記這呢？』

『我把這寫在我父親的靈牌上。我記着這，他在天上知道了好受些。母親把這忘了，可是我格里沙還記得呢。』

『你想他在天上嗎？』

『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呢？靈魂一定在什麼地方遊蕩着呢。靈魂離了人的身體一定飄在那兒呢。』

司令員的眼睛模糊起來了。

『好吧！只得把你押起來再說。』

『下到獄裏嗎？好吧。你們的伙食不一定好……阿，好吧。坐一坐看吧。再見吧。』
省公安廳的人好久都記着格里沙。

不久，童犯委員會就由獄裏把他提出來了。他覺得在委員會還不如在省公安廳呢。那兒的人嬉嬉笑笑很快活。這裏都只是心痛着，連醫生也磨苦了半天。

『這人幹嗎這樣費心呢？』格里沙奇怪起來。『把我的頭和手指都量來量去的量着。或許誰作出亂子來，偵察的吧？這顯然是量着我的頭去比着找那……』

光着身子，好久這樣的看着真不好看。在澡堂裏都洗乾淨了，可是醫生還是這樣的細看着，指着給格里沙說：身子很髒。當他從醫生那兒出來的時候，滿臉都通紅了，眼睛也好像無光了。那位戴眼鏡的人把他檢查了一番。

可是晚上到了孤兒院，同那些童犯在一塊又快活起來了。他誇獎着飯說：

『喂，這可不是在蘇維埃飯廳裏吃的粗飯。給牛奶吃，給甜稀飯吃。給肉湯喝。倒也不錯。』

夜裏不好。孩子們吵着，老師也嚷着。又想起那位醫生。格里沙好久睡不着，奇怪起來：

『你瞧！枕不慣枕頭。枕着不得勁。』

整夜就這樣半醒半睡的苦悶着。有時恍恍惚忽的看見母親用梳子給他梳着頭說：

『你長大了，小格里沙，你長大了，好兒子！你長得不小了，我們休息休息吧。你賺着錢，你安慰着你爸爸媽媽的心……我的小骨頭！』

於是就親着他。

奇怪！一睜開眼睛，電燈在頂棚上照耀着。他知道：這是孤兒院。連母親的影子也沒有。可是他覺得他的頰上是被親過的。想哭。好像大人似的叫了一聲，就止了哭，翻了一個身子。後來又夢見了醫生。又想惡心。又傷心起來。想祈禱，連『我們的天父』的祈禱文也想不起來，其餘的更不用說了。就這樣翻騰了一夜。

日復一日的過去了。生活還可以，不過太苦悶了。早上吃過東西就把我們帶到一個大廳裏去了。讀起書來，盡是些乾燥無味的東西。有一個孩子很好，另一個孩子很糟……最好